

明朝风云系列

一个超过韦小宝大活宝的大活宝人物，让你忍俊不禁，又是羡慕又是恨，一部堪比周星驰无厘头的无厘头小说，让你捧腹大笑，从头一直笑到尾

君子让别人去做吧
我只要做个伪君子

明朝伪君子

明朝官场上的那些事儿

关云著

第叁部

朔风云系列

明朝伪君子

君子让别人去做吧
我只要做个伪君子

明朝官场上的那些事儿

第叁部

关云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朝伪君子. 第3部 / 关云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08-2445-6

I. ①明… II. ①关…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1465 号

明朝伪君子. 第3部

作 者 关 云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445-6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历史其实很好玩

历史小说《明朝伪君子》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文笔，侃侃道来，写明朝弘治到正德年间官场上的那些趣事。开卷有趣，令人喷饭。

孝宗弘治中兴大明，正德小子浪荡荒唐，清流士子空谈误国，厂卫番尉如虎似狼。在大明盛世的熙来攘往中，一个名叫秦堪的年轻人，吹皱了一池春水。

表面上一片歌舞升平，实际上难掩暗流涌动。官场贪腐横行，边军血肉糜烂，外敌屡犯边境。秦堪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一个被革掉功名的穷秀才，居然阴差阳错地成了锦衣卫。哈哈，锦衣卫！他要做什么？他能做什么？

君子要学圣贤，他们诚惶诚恐，谨小慎微，他们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们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太累太累，秦堪不愿意，他不稀罕功名，不稀罕权力，他想要很多很多的银子，很大很大的宅子，很美很美的女子。

秦堪不想做君子，他的理想是做个伪君子：君子让别人去做吧，我只要做个伪君子！伪君子可以表里不一，可以言行不一，外表可以端庄严肃，内心可以淫邪黑暗。然而，伪君子也不算小人；小人者，秦堪不为也；小人者，秦堪不屑为伍也。于是乎，秦堪粉墨登场，非君子也，非小人也，伪君子而已。

于是乎，秦堪解放了官家女子杜嫣，毁了人家父母包办的婚礼，恬不知耻地将杜嫣抢来做老婆。于是乎，他挥洒文才，丢掉廉耻，将江南才子唐伯虎弄来卖文赚钱。他暴打小国公，脚踢国舅爷，火烧大学士府，干翻东厂。他挖了很大很大一个坑，硬生生把想要造反篡位的宁王朱宸濠给逼出京城。他巧设计谋构陷大太监刘瑾，大肆打击朝堂百官。他撺掇太子朱厚照阳奉阴违，也去做个伪君子，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一套，手上一套。

当秦堪风度翩翩仪态万方出现在大明的朝堂上，当他以优雅的手段为非作歹时，大明的文臣武将们，大明的士人学子们，大明的平民百姓们，心中只有伪君子，已不知“君子”为何物矣！

秦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大活宝，一个超过韦小宝式的大活宝人物，只要你与他在一起，保证你不寂寞，保证令你忍俊不禁，又是羡慕又是恨。

《明朝伪君子》，这是一部当今文坛绝无仅有的无厘头小说，一部比周星驰更无厘头的无厘头小说，只要你拿起它，一定让你捧腹大笑，从头一直笑到尾。

明朝伪君子^③

目 录

- 第一章 岳父被打入东厂大狱 / 001
- 第二章 亮剑，置之死地而后生 / 016
- 第三章 气焰嚣张王厂公 / 036
- 第四章 一张巨大的网罩下来 / 052
- 第五章 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 070
- 第六章 到底谁是幕后黑手？ / 089
- 第七章 将冤案做成铁案 / 106
- 第八章 皇帝老儿也憋屈 / 124
- 第九章 居然敢放宁王朱宸濠的鸽子 / 140
- 第十章 皇帝老儿驾崩了 / 158
- 第十一章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 177
- 第十二章 快要你死我活了 / 194



明朝伪君子③

- 第十三章 宁王野心杀气冲天 / 213
- 第十四章 下个套子，请君入瓮 / 232
- 第十五章 金屋藏娇 / 250
- 第十六章 危机四伏 / 271
- 第十七章 逼宫欺新君 / 290



第一章 岳父被打入东厂大狱

独坐在书房里，秦堪翻开了朝廷的邸报。这是秦堪入京师后的习惯，位卑而不敢忘国，虽然只是小小千户武官，然而天下大势，朝堂变动却件件落在眼底。一个人的成功或许需要运气，可该做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秦堪的成功不全是侥幸。

邸报上的消息很惊人也很平常。入冬之前，鞑靼小王子率部进犯关州，入花马池，又围韦州，陷宁夏清水营，边关武备松弛，朝廷边军苦战无果。皇帝陛下下旨，谓曰：“清水营堡系西陲要害，寇直入其掠，边弛已极。”遂令宁夏总兵官李祥率部击退小王子诸部。此战过后，边境千里焦土，百姓流离，军民死伤无数。

触目惊心的侵犯过程，烧杀抢掠屠戮的无数百姓性命，邸报上仅寥寥数语带过。秦堪心头很沉重，他不明白，为何文明的建立耗费数百上千年，而野蛮的力量却能将它毁于一旦。中华这数千年过来，究竟是倒退了还是进步了？

书房外，叶近泉已用过饭了，他投入角色很快，从厨房出来便自觉地站在书房门口，隐隐以秦堪的贴身侍卫自居。

秦堪微微一笑道：“叶师叔，你进来吧。”

这个时代的人不喜欢外人进书房，秦堪没那么多臭规矩，内院里任何人都可以进去。

叶近泉进房后仍旧一副死板着的脸，仿佛全天下人都欠了他天大的人情似的。

“叶师叔可有成亲？”

叶近泉摇头：“年过三十，仍是孑然一身。”

秦堪挠头：“你们内家拳难道是童子功？”

叶近泉瞧了他一眼，淡淡道：“不是，因为没地。”

秦堪赧然一笑，俗套了，其实古代和现代的价值观有一部分还是一致的。比如一个没地没房的汉子，甭管什么人家的闺女，都不会太乐意嫁给他，毕竟谁也不会傻乎乎地把闺女往火坑里推，当初杜宏对秦堪不也立过一年之期么？

秦堪不由对这位史上留名的大侠有了几分好奇。

“叶师叔也没逛过窑子？”

“没钱。”

“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练功。”

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多么重要，几句对话里，秦堪便将叶近泉了解了一个大概。

简单地说，这是一个没钱没地没房，喜欢宅在家里练功的屌丝老处男。

叶近泉回答秦堪的问题时，目光已瞥到他手里的朝廷邸报。秦堪笑着将邸报朝他一递，叶近泉也没什么尊卑观念，伸手便接过，一目十行地看了起来。

秦堪微笑，还好，这位老处男识字。

叶近泉瞧了半晌，把邸报朝秦堪书案上一放。

秦堪朝他挑挑眉：“有何感想？”

叶近泉也不客气，指着邸报上那句“宁夏总兵官李祥率部击退小王子诸部”，冷冷笑道：“朝中人才极多，这‘击退’二字用得妙。”

秦堪愣了半晌，接着也反应过来了。

果然用得妙，人家小王子抢得心满意足了，率部得意洋洋回草原，李

祥领一帮人在他们后面远远吆喝几声，也算是“击退”。悲哀的世道。

秦堪注视着他：“你入过军伍？边军？”

叶近泉眼中露出苍凉之色，闻言重重一抱拳：“我是秦府护院，如此而已。”

男人活到三十岁，大抵都是有故事的人，故事有悲有喜有怒，至少生命不会是一片空白，除非他是天生的宅男。

叶近泉显然也有故事，但他不愿说，苦大仇深的表情不是天生就有的，必然有过某种惨痛的经历。

叶近泉不愿说，秦堪便不问。揭人伤疤很残忍，看别人鲜血淋漓不是件愉快的事。

杜嫣想得没秦堪那么多，她本就是大大咧咧的性子，秦府莫名多了个师叔她也不觉得突兀，仿佛秦府本就应该有个师叔，有师叔的秦府才是标准配置，才能让她这位绝世高手不再寂寥，她终于有了对手。

于是叶近泉迎来了生命里的寒冬。

有个同门师侄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可是如果这位师侄三五不时地从某个旮旯角落忽然蹿出来，然后一声不吭地偷袭，那就很头疼了。

短短几天，杜嫣在秦府内一共偷袭了叶近泉八次，其中六次一掌把他拍翻在地，一次扫堂腿把他放倒，还有一次偷袭直接把叶近泉踹进水塘里差点淹死，幸好水塘里的水很浅——托秦老爷恶趣味的福，秦府的水塘不养鱼，只养王八，水浅王八多。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得出，秦家主母擅使掌，而且特别擅长“力劈华山”这一招。

反过来说，叶近泉有六次被同一个人的同一个招式放倒，秦堪不得不怀疑当初他艺成下山前的毕业考试是不是舞弊了……

对于叶近泉的身手，秦堪也越来越糊涂了，真不知这人到底是深不可测还是浅不可测，或者说自己夫人的武功真的高到东方不败的境界了？

不管怎么说，必须跟杜嫣做一下思想工作了，因为秦堪发现叶近泉的表情越来越落寞，也不知是不是在怀念当初流民营里鹤立鸡群的美好日子。

“嫣儿，你这样不对。”秦堪很严肃地批评杜嫣。

杜嫣螭首微垂，不高兴地嘟着小嘴：“我跟师叔切磋武功，有何不对？”

这话说得连秦堪都对叶近泉生出了些许怜悯。

“你那何止是切磋啊，简直是单方面殴打了，你说你师叔冤不冤？进了秦府工钱没拿到半文，三天被你打了八次，你不会真打算让你师叔的工钱每一文都充满了血汗和眼泪吧？”

杜嫣翻着白眼道：“哪有这么严重，相公你不是习武之人，不懂我们武人的性子，但有切磋，无论胜负，心中不会有芥蒂的，心胸太狭窄的人不配习武。”

秦堪也不知杜嫣说的是对是错，怔忡半晌才缓缓道：“你们武人什么性子我不懂，至少我很不习惯三天被人揍八次，太残暴太没人性了。”

杜嫣嘻嘻一笑，朝门外一瞥，悄声道：“相公，我觉得这个师叔人傻傻的，功夫也不怎么样，你确定他真是我师叔？”

“当然确定。”

“相公，这个师叔太稀松了……”

“要不，我给你换一个师叔？”

杜嫣想了想，摇头道：“一时半会儿真不好再找，将就着吧。”

秦家家主发了话，夫人也不得不给个面子。于是杜嫣摇着秦堪的手臂撒娇：“好啦，我答应你以后不揍师叔了，每次都是我赢，揍多了也没意思……”

这话说得……秦堪觉得叶近泉应该对“少壮不努力”这句话体会最深，别人不努力的后果顶多徒一徒伤悲，他的后果比较严重，天天被晚辈揍，面子里子全没了，这种感觉不止是伤悲，简直是绝望了。

秦家老爷和主母达成了共识，家庭会议结束，夫妻二人亲密地手牵着手走出书房。

书房门口，叶近泉满脸淤青，却像根标枪笔直地站着，神情仍旧冷酷。

杜嫣一见叶近泉便高兴坏了，浑然忘了刚才答应过什么，跳到叶近泉

面前忽然大喝道：“师叔看招！”

说完腾身而起，一掌朝他头顶劈去。

叶近泉扭头，冷冷一笑：“来得好……”

啪！话没说完，满脸冷酷的叶近泉被杜嫣一掌拍到地上……

杜嫣这时也回过了神，娇俏地一吐香舌，朝秦堪赔笑道：“最后一次，保证是最后一次了……”然后她心虚地扭头跑远。

叶近泉摇晃着从地上爬起身，鼻孔流着血，惨笑连连：“师侄的掌力愈发精进了……”

被揍得这么没面子，还好意思摆出一副长辈的欣慰嘴脸，秦堪忽然又觉得这家伙活该。

祸事

炮仗声声辞旧岁。

漫天飘雪的日子里，京师迎来了新春。

天寒地冻里洋溢着喜气，城内城外炮仗声此起彼伏。大户人家的家仆们一大早便抬着备好的三牲六畜进了祠堂。家主领头，全家男丁无论大小纷纷紧跟其后，向祖宗牌位叩拜祷告。仪式繁琐，却一丝不苟，没人敢对祭祖程序有丝毫周省略之处，人对天地鬼神向来都是敬畏莫名的。

相比之下，秦府却有些没规矩了。

买下这座宅子后，杜嫣便命人在内院后侧专门建了一座秦家祠堂，并且亲自立下家规，除了秦家老爷和主母，任何人特别是女人，不得踏入祠堂半步，否则腿脚打断，秦家主母亲自打。

话说得霸气，出发点是好的，千年来的习俗皆是如此，女人进不得祠堂，进了怕会坏了家里的风水，给家族带来晦气。在这一点上，大大咧咧的杜嫣也不敢怠慢，这条家规被执行得很彻底，秦家的新祠堂连条母狗都进不去。

不得不承认，在秦府里杜嫣这位主母的威信比秦老爷强多了，一干下人丫鬟们眼里，主母如同屠龙宝刀，号令群雄，莫敢不从。



秦家的男丁目前就秦堪这么一位，祭告祖宗显得很寒碜，人虽寒碜，可三牲六畜的供品却一点也没少。空荡荡的祠堂内只有秦堪一人，看着一排排连他自己都不认识的祖宗先辈牌位，秦堪嘴唇嚅动不知默念着什么。

祠堂外，叶近泉领着秦府一千护院和下人在门外雁形排开，人人脸上的表情庄严而肃穆，杜嫣领着怜月怜星远远跪在祠堂外，虔诚地向秦家祖宗祷告着。遥望相公跪在祠堂内的孤单身影，杜嫣俏脸上渐渐浮上羞惭之色，眼中隐隐有泪珠落下。成婚半年多了，肚里还没动静，面对秦家祖宗先人，杜嫣有种想钻地缝的惭愧感。

奇怪的女人，对自己的师叔一天揍三次，对秦家的祖宗却敬若神明，一丝丝对不起秦家祖宗的地方都恨不能咬舌自尽。

整个仪式看起来显得非常神圣和压抑，秦堪原打算拜完让人把供品搬回去，祖宗们吃不了活人还是要吃的，扔在祠堂浪费了。但考虑到夫人和诸多下人们的眼睛盯着他，万一这道指令不合规矩，恐怕会被大伙儿鄙视至死，于是秦堪只得悻悻作罢。

连着几天的新年，秦堪好好休息了一阵。

明朝的皇帝还是很宽容的，新年一直到上元节期间罢朝，宫内由三位大学士轮流值守，除此之外，每月还有三天的带薪休假，名曰“休沐日”，跟前世的上班族规矩很像，就差年底发双薪和红包了。

朱厚照进皇宫陪弘治帝和张皇后，这几日不打算出宫了，秦堪正好乐得清闲，这几日在家里过得很惬意。

秦家主母新年也不闲着，总念叨着有了宅子不能没有田，年没过完便托人四处打听。正好附近庄子有家富户要举家迁往南方，杜嫣一大早便风风火火领着管家出门跟人家商谈买地事宜去了。看来秦家主母打算朝地主婆的方向发展了。

新年过去，秦堪休息得浑身骨头都快松散了，而地主婆杜嫣也斩获不小，一出手便买下了宅子外庄的百余亩上好良田，完全有实力翻着白眼阴阳怪气地说“地主家也没余粮”了。

家主与东宫交情甚厚，家业一天天发展壮大，秦家已渐渐羽翼丰满了。

新年过后，百业渐苏，朝政恢复，秦堪也不得不去东宫应卯值守。

秦堪守在春坊外，看着课室里的朱厚照双目半阖半睁，神智游走在昏睡与清醒的边缘，可身子却坐得笔直，随着谢大学士抑扬顿挫的念书声而摇头晃脑。谢大学士不时抬头看一眼太子，露出几分赞许欣慰的目光，垂首继续念书。

这一幕令秦堪差点笑出声来。谢大学士不了解，以为太子殿下沉浸在圣贤书的超凡高绝意境里不可自拔，只有秦堪最清楚朱厚照此刻的状况。

很好，看来他已把秦堪的话记在心里了，学不会做一个好孩子，但装成一个好孩子还是没有困难的，以后朱厚照同学就会慢慢尝到装好孩子的甜头。

下午时分，李东阳学士继续给太子上课的空当，秦府管家却一脸焦急地出现在东宫门口。

当秦堪迎出来，管家向他禀报了几句之后，秦堪微微色变。

岳父杜宏出事了！

今日秦府收到绍兴杜家老仆郑伯千里送来的急信，杜宏被摘了乌纱，拿入南京锦衣卫大狱。

一听是被拿入了锦衣卫大狱，秦堪的神情略微松缓，锦衣卫没关系，以如今自己在锦衣卫系统炙手可热的人脉和受牟斌重视的地位，请牟斌向南京下个帖子，先把人放出来再慢慢调查，问题应该不大。

管家说主母杜媽在家里哭得泣不成声，整个府里急得乱了套，秦堪不由得苦笑，女人为什么如此不镇定？出了事光哭有什么用？

温声叮嘱管家几句，秦堪向东宫值卫的几名百户交代了一下后，便径自朝北镇抚司走去。

虽然事情没弄清楚，不知岳父因何下狱，但只要进了锦衣卫的大狱，杜宏应无性命之忧，以秦堪被陛下和太子重视的程度，相信牟斌不会不给自己这个面子。

只要岳父没有一时头脑发热去造反闹革命，别的任何事情都不算事，先放了人再好好查便是。

如今的秦堪虽然还是小小千户武官，可他的面子已明显不止是千户了，满朝皆知日后他必然飞黄腾达，东宫近臣的前途向来是不可限量的。

心情有些沉重，可秦堪的表情颇为放松。事情有好有坏，幸好是被锦衣卫拿了，他在南京任了几个月的东城千户，结交了南镇抚司一千同僚以及南京城内许多公侯勋贵子弟，更有昔日老上司，如今的南镇抚司佥事雷洪坐镇照应，想必杜宏入了南京大狱连“杂治”这个基本程序都可以免去。不看僧面看佛面，当初秦堪在南京城里可结过不少善缘的，他的岳父不可能受太大的委屈。

衡量拿捏许久，秦堪脸上甚至露出了轻松的笑容，自己其实混得很不错的，虽不至于相识满天下这么夸张，起码南北两京都挺吃得开，可谓两京低调风云人物。

秦堪是北镇抚司的常客，自从被弘治帝调入东宫值守后，北镇抚司上到牟斌下到一众同知、佥事、镇抚，对他的态度截然大变，不但表情客气多了，也没人敢以上官的语气跟他这个小小千户说话，连牟斌都对他笑脸相迎，言语中常以兄弟相称。

官场永远是世间万态的一个缩小精华版，人人都准备着两张甚至三四张截然不同的面具，说人话还是说鬼话，给笑脸还是摆冷脸，全由情势而定，秦堪自己也不例外。

绕过北镇抚司衙门的照壁，衙门内穿梭忙碌的人群纷纷向秦堪抱拳作揖为礼，秦堪微笑着一一回礼。走到衙门内堂，秦堪请值守校尉通报牟斌，然后便坐在内堂一边喝茶一边等候。

牟斌出来得很快，他的脸色永远阴沉着，看人时就像一只饿极了的猛虎盯着猎物，令人毛骨悚然。

不过牟斌对秦堪的态度却很热情，他很清楚地知道秦堪在陛下和东宫太子心中的地位，眼前的小千户可不是他这个指挥使能呼来喝去的了。这个年轻人的官运太旺，说不准什么时候便凌驾于牟斌之上了。

牟斌对他客气，秦堪可不敢把客气当福气，见了牟斌仍旧抢先起身，以下属之礼恭谨相见。

二人见礼之后，坐下来笑着寒暄了几句，秦堪这才慢慢提到了正题。

“杜宏？可是绍兴知府杜宏？”牟斌皱眉思索。

“正是，牟帅，杜知府乃家岳，不知所犯何事，下官今日特来向牟帅求个情，下官深知牟帅铁面无私，不过法理不外人情，总归先把人放出来，事情可以查了以后再说。还望牟帅成全下官这番孝心，下官实不忍家岳在狱中受苦。”秦堪起身长长一揖。

牟斌想了很久，终于恍然：“前些日拿杜宏的时候就觉得这名字挺熟，刚刚才记起来，原来是你岳父……”

秦堪喜道：“还请牟帅成全。”

牟斌盯着秦堪，脸上的笑容缓缓消退，神情越来越严肃。

“秦堪，你我不是外人，按说我该帮这个忙，可惜现在已帮不上了。”

秦堪愕然道：“牟帅何出此言？”

牟斌缓缓道：“杜宏刚被拿入南京大狱，案子就被东厂的人接手了，你岳父杜宏也被提进了东厂大狱里，此事我已无能为力。”

秦堪的心迅速沉入谷底，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锦衣卫的大狱怎么都好说，若杜宏落到东厂的人手里，可就真不知是死是活了。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害，以锦衣卫和东厂如今恶劣的关系来说，秦堪的岳父这个身份绝对会害杜宏在东厂番子手里生不如死。毕竟秦堪自从入京以来，东厂从厂督王岳一直到下面的普通番子，对秦堪可谓恨之人骨，现在他的岳父落到东厂手里，能落得好吗？

秦堪额头微微沁出冷汗，袖中的拳头悄然握紧。

“牟帅，能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吗？家岳因何入狱？”

牟斌沉默了一阵，道：“年前绍兴织造工闹事，说是当地浙商勾结苏州织造局督办太监盘剥织造工。绍兴知府杜宏好不晓事，趁督办太监王朋绍兴巡查之时，竟放任织造工千余人冲击王朋官驿。混乱中，织造局督办太监王朋被活活打死。这倒罢了，杜宏顶多也只是玩忽怠职之罪，罢官便是，可你岳父不知怎生的牛脾气，非说织造工闹事有情可陈，织造局与浙江布政使司沆瀣一气，此事另有内幕，于是上了份奏本，请求内阁严查……”

秦堪糊涂了：“苏州织造局关绍兴何事？”

牟斌斜眼瞥着秦堪这个官场新丁小白，叹了口气，告诉了他原委。



事情大条了

江南丝绸名满天下，其中尤以苏州丝绸为甚。早在永乐时期朝廷便在苏州建了织造局，派内务府太监专职督办，其成品除了专供皇宫大内，还课以重税倾销天下。这么出名的丝绸，仅靠苏州一城的织造工自然不可能满足天下的需求，于是督办太监向周边府县扩充生产地，诸如杭州、绍兴、宁波等府皆有织造工，而且浙江许多商人也建起了作坊，承包织造局的丝绸生产。苏州织造局每年提供生丝，下达生产任务，完成后由督办太监接收，再冠以苏绸之名。

不得不说，这个年代的人还是很聪明的，生产经营理念很先进，颇合现代企业品牌承包生产销售之道。大明的资本主义萌芽由江南而生，江南人的开放思想促生了丝绸纺织业的迅猛发展。

有了产品自然要销售，于是几个不甘寂寞的浙商掺和进来了，商人的地位是卑贱的，可他们有钱，有钱连鬼都肯帮着推磨，让织造局的几个太监和浙江布政使司的几名官员推推磨自然不在话下。

挺好的一件事情，让几个商人在里面一掺和，味道就变了。

杜宏上奏疏说织造局和浙江布政使司互相勾结，盘剥织工，想必这话不是空穴来风。秦堪与岳父虽然彼此瞧不顺眼，但对他对岳父的为人品性还是颇为了解的，他敢说出来的话，必然言中无虚。

牟斌叹了口气，道：“你那岳父可真是……苏州织造局太监和浙江布政使司背后都有着京师朝廷的背景，你岳父只不过一介知府，何必招惹他们？有些事情盖下去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屎不臭，非要弄根棍子把屎挑起来，能不臭吗？”

秦堪拱手道：“不知锦衣卫拿我岳父的罪名是什么？”

牟斌森然道：“玩忽失职，草菅人命。织工冲击督办太监官驿，虽然打死了督办太监王朋，不过混乱中也死了十几个织工，太监在民间风评颇恶，死便死了，可这十几个织工的命，却不能善罢甘休。不知什么人传出了话，说是杜宏指使人打死了织工，江南士子被煽动起来，集会于绍兴，